责任编辑　佳　言
装帧设计　但汉琼

ISBN 7-5347-2530-5/Z・163
定价：21.00 元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聂耳　匆匆却又永恒

刘琼著

大象出版社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李辉　主编

聂耳

匆匆却又永恒

刘琼著

大象出版社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云南玉溪，聂耳公园，聂耳像只飞鸟，被铸成了天空下的永恒。

1

这张“客满请回”的照片，刊在上海《电通》画报的第八期，从一堆旧报刊里捡拾出来时已经泛黄。图片记载的是1935年8月16日上海的一个追悼会的实况。

这一年，上海文艺界多悲事，阮玲玉自杀，郑正秋逝世，追悼会隔三差五。这天的追悼会，上午九点三十分开始。

八点半，金城大戏院已经拥得水泄不通。组织方不得不出具“客满请回”的告示，可门前依旧拥挤不堪，除了“西服”和“长衫”，还有“短衫”也侧身往里拥，像新戏初演前的戏园。人虽多，但是很静默。

有幸挤进会场的人们，肃穆地站立在楼上楼下某个角落，倾听着演说。台上，作演说和死者生平创作介绍的音乐家吕骥早

就涕泪交加。门外的群众，还在往里挤，里面已是歌声四起。一个童声响起，这是小明星陈娟娟对“耳朵叔叔”真情的表述。孩子稚嫩的童真原本是死者生前的最爱！《飞花歌》起，是胡萍、王明霄百感交集的女声二重唱。人们合唱着悼念死者的挽歌，合唱着死者生前写的歌。

一个挎篮沿街叫卖五香花生米的小贩走过戏院的门前，也沉默了。因为他听说今天戏院里被悼念的人，就是那个为八仙桥车站附近卖报的“小毛头”写《卖报歌》的小伙子。据

提起聂耳来，我们再也忘不了他在家时那副天真活泼、喜说好动的性格和健康、朴素、经常保持乐观的形象。他是一个富有广泛生活兴趣，无论对什么也不会疲倦的人。

聂子明、聂叙伦



聂耳死后，上海各界人士在金城大戏院隆重举行追悼大会。这是当时会场的实况报道。原载《电通》画报第八期。

传他写的歌唱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。

追悼会结束了，余音在上海甚至全国，在相熟的和不相熟的人的口中传了很久，很久……

可惜，被追悼者一个月前在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消夏时，寂寞地沉在汹涌的海浪里。否则，喜怒历来形于色的他，一定会给家人写信报喜："三哥，见了报纸，你就知道我现在做成了怎样的事情。我是了不得地红了！"写着，写着，这个大孩子还会发出快活的笑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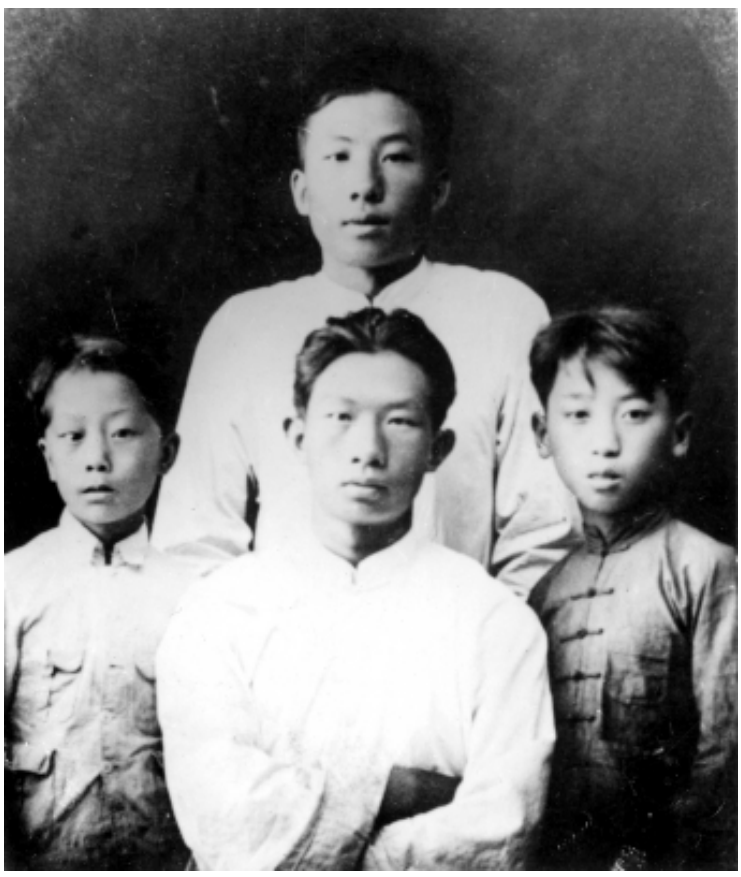
他，就是作曲家聂耳。这一年，不过二

上海霞飞路、吕班路口有个叫小毛头的卖报女孩子，跟聂子挺熟，一见面老远就听她喊："聂子！"聂子有时帮她卖报，我们也帮着卖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听她哼起歌来了，这就是《卖报歌》。聂子帮她卖报，还教她唱歌，《卖报歌》就是这样唱起来的。

赵　丹



寒冷的街头，报童"小毛头"仍在执著地叫卖。聂耳感其身世，写就《卖报歌》。



初为人师！右一是邻居翟昌铭，聂耳曾担任过他的家庭教师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如花灿烂的生命浓缩在冰冷的骨灰坛中。

十四岁，出现在《电通》画报第七期封面时，一副二三十年代新青年的标准行头：西服，领带，健康而饱满的嘴唇洋溢着充沛的活力。他的眼神清澈，硬而短的平头十分触目。

素来相处默契的三哥聂叙伦，冥冥中许是听到小弟热忱的呼唤，两年之后专程到上海把聂耳的骨灰接回昆明。于是——湖南新兵队受训，上海明月歌舞剧社拉小提琴，北京报考国立艺术学院，日本考察——游历了一圈后，聂耳又回到了久别的家乡。城西，滇池畔，高百余仞、鸟鸣翠树的西山，成了聂



1935年夏末，张鹤（左一）、郑子平（抱骨灰者）护送聂耳的骨灰回国前在东京留影。



聂耳罹难后，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出版《聂耳纪念集》。

耳栖灵之处。这曾是他过去勾描的至高理想：寻一块清幽之地，盖几间茅屋，交几个挚友，或研读诸子，或起身弄琴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不受外人支配，更不受政府的管辖。他还可以了却陪侍云南老家守寡多年的老母的心愿。

这颗划过天空的耀眼的新星，就这样在人生上升时期沉没在异国的大海里，他的生命因为短促使人惆怅，恰又因为这惆怅的短促，留给后人许多怀想的空间和假设的诱惑。



初到上海。外省青年的装扮与神情。

2

聂耳的第一感觉被证实了。

现代性和大众化，两面旗帜在上海的天空猎猎飘扬。民族电影，民族音乐，民族美术，活跃在这些领域的近现代中国文化艺术的先驱和风云人物，赫然入目。这里的空气，远比云南老家时髦，宽松。

海轮还未停妥，聂耳已经跳了下来。黄浦江的空气鲜甜！他的呼吸一下子通畅了。他有一种轻舞飞扬的欲望。三十年代的上海，很快就以博大开放的胸怀，接纳了这个来自边城昆明的稚嫩的青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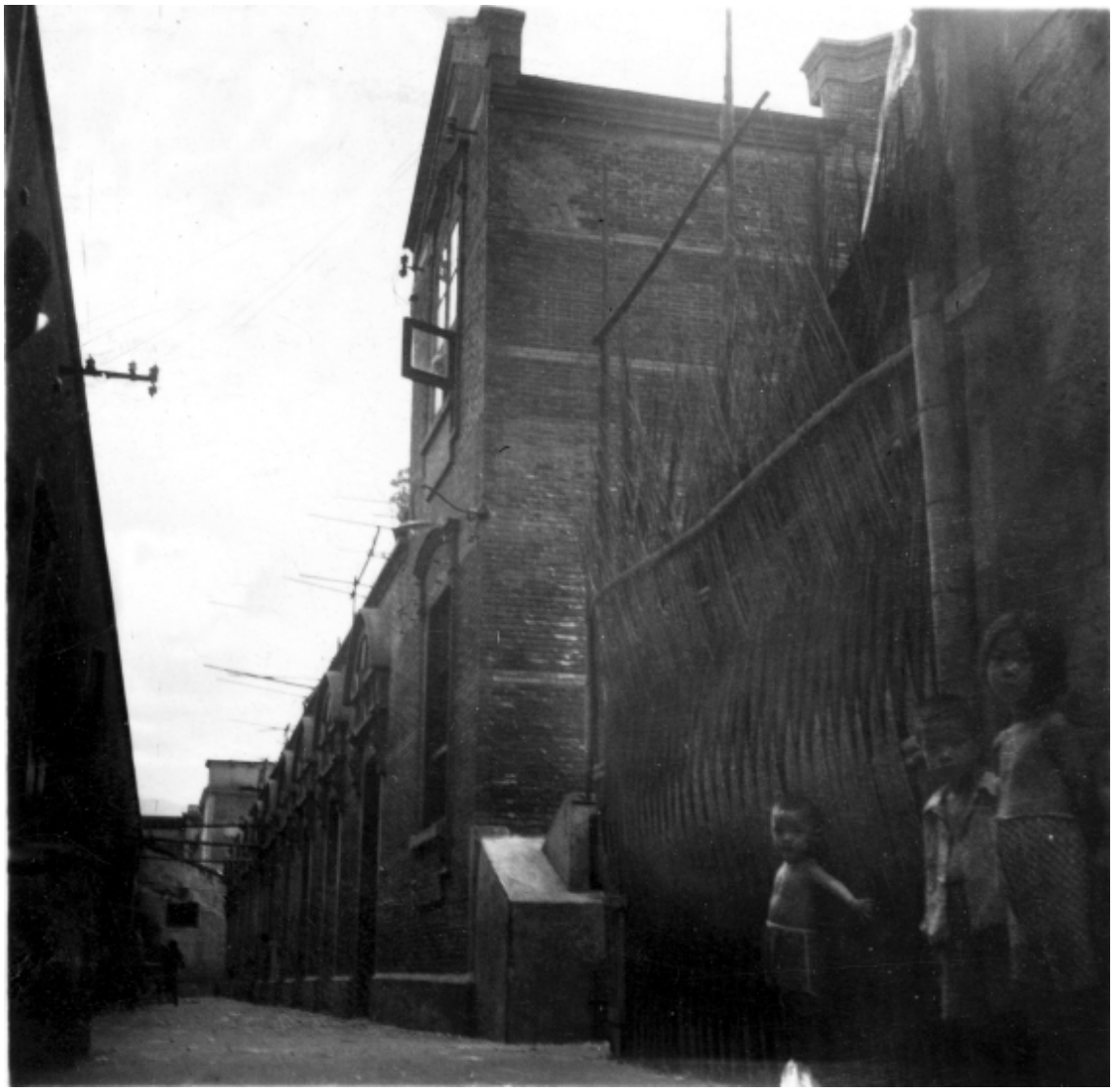
聂耳（右）在云南十六军湖南新兵营受训。原来戎装也少年！

新兵营遣散之后，聂耳考上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艺术学校，校长是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。但是聂耳第二天就退了学，因为对所学不感兴趣。

> 我头天迁入学校，第二天就迁出学校，原来这学校是一个造就广东戏子的机关，所学的就是广戏和京戏。所谓音乐班就是学广戏锣鼓、丝弦，你想我怎么能插足在这里呢？
>
> 聂　耳

来到花花绿绿的上海，目不暇接地领略社会百态的同时，他眼前一亮，发现这里几乎天天可以看到电影！好莱坞著名影星嘉宝主演的美国影片《瑞典女王》上映，银幕上的“女王”伤心哭泣，座位上的聂耳也泪眼婆娑，尤其是当电影插曲 Humoresk 响起时。聂耳最爱看电影，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，这在朋友中已出了名。他的这个习惯常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。聂耳自己却不以为忤。至情至性，有何不好？

更令聂耳喜出望外的是，自己不久后居然在明星成堆的明月歌舞剧社谋到一席职位，健步迈入娱乐



聂耳初到上海寄身的“云丰”申庄旧址，在虹口公平路同春里31号福兴公寓内。

演艺圈。

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,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。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。阵容虽然不大,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“歌舞四大天王”王人美、胡笳、白丽珠、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,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。此时的“明月”,隶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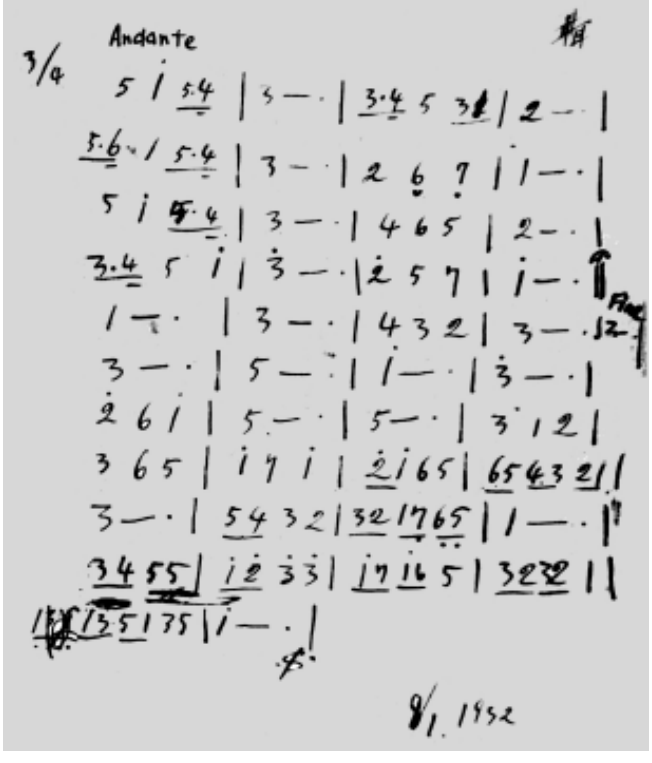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于上海有名的资本家罗明佑开设的联华影业公司。在聂耳进入联华歌舞学校和明月歌舞剧社时,肇始于张石川等人的早期国产影片,其拍摄和制作已步入初盛时期。老实稚气的聂耳在群星璀璨的“明月”是名小提琴练习生。这时,他还叫聂紫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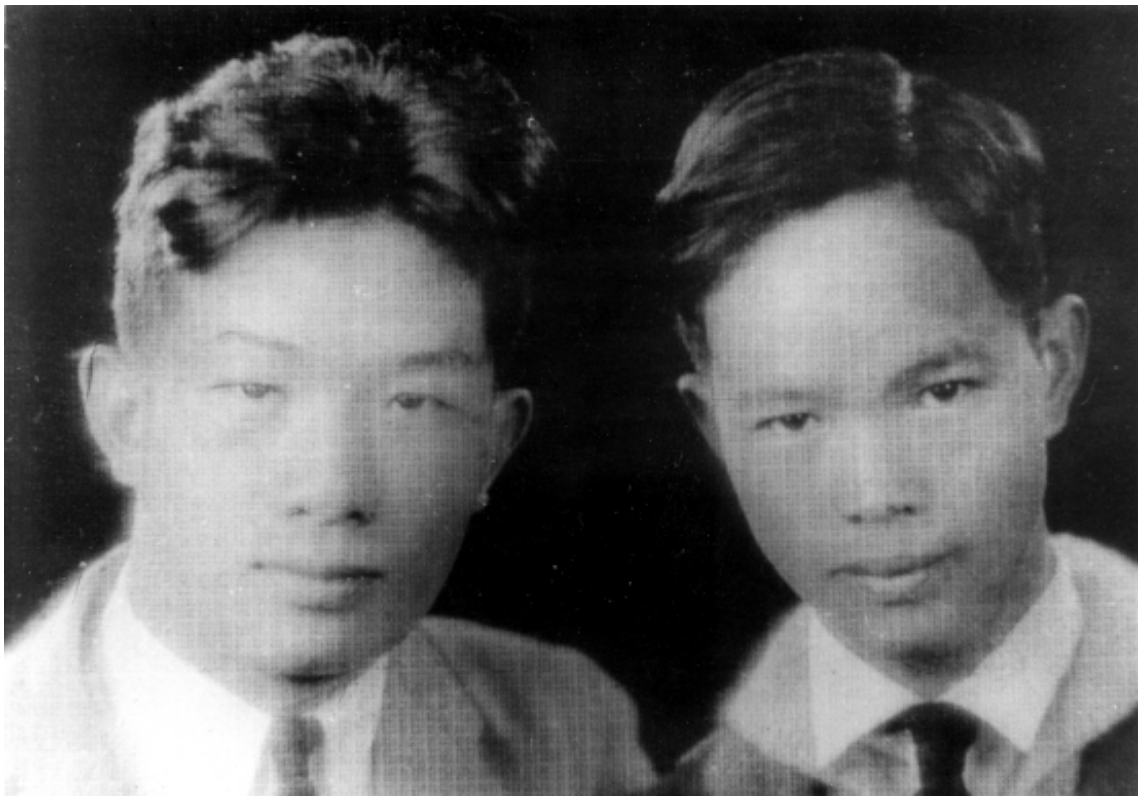
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,练琴时得站在墙角,但聂耳却体验到了生活的奢侈。初到不久,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庾侯、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,得到一百元报酬。一百元啊,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,聂耳的心狂跳起来。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。另一半,买了一把小提琴,还有两本乐谱。一把普通的小提琴,从此成了聂耳生活中华丽的色彩。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

因为没有学校，提琴技术的进步，当然慢了许多。近来在作曲上下苦研究，也有几支曲子出现，还受人欢迎。所以在上海艺术界中，提起聂耳，已经有相当多的人知道了，尤其在许多电影刊物常常可以见到四只耳朵的名字。妈妈！你应该够开心了吧！

聂　耳



口琴曲《圆舞曲》手稿上签名与写作日期均清晰可辨，见出作者的细致。



谁是老师？谁是学生？猜一猜。

> 自一月一日起，每月薪金二十五元，吃饭、住房子都是自理。生活虽苦，但我是不怕苦的，我只每时每刻做我所应当做的事。
>
> 聂　耳

琴老师。于是,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,“错了”,“又错了”,德沃夏克的《幽默曲》时断时续。“小老师”与聂耳同龄,平常为人很随和,教琴却毫不马虎。十九岁的聂耳,刚刚摸琴,连乐谱都看不懂,哪里谈得上什么对位、和声,“小老师”有点急了。虽然不断被批评,聂耳可不傻,知道碰上了好老师。“一定能学会。”他对自己说。吃罢晚饭,大家都结伴去逛“四马路”,到“大世界”看杂耍。聂耳却一声不吭,躲进房间练琴,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：除了必不可少的睡觉和吃饭,一天至少“恶补”七个小时的琴。

“拼命三郎”聂耳很快出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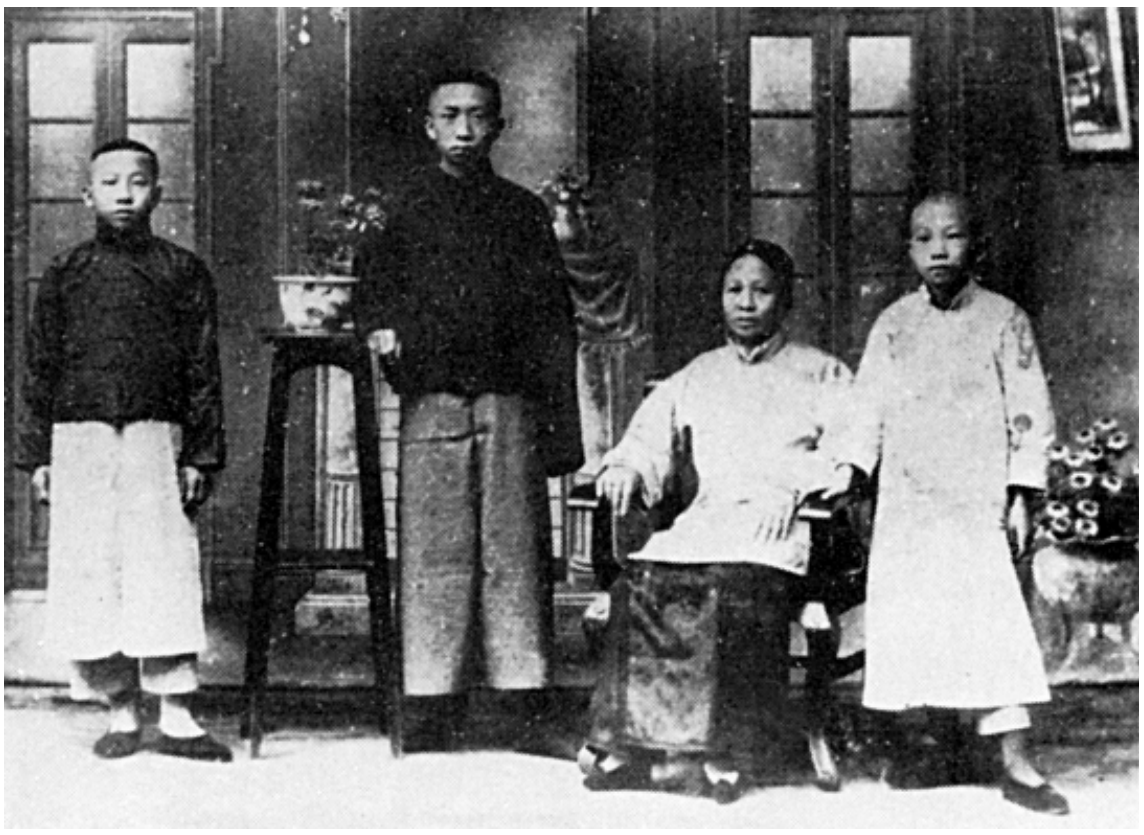
出入“明月”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,蔡楚生、孙瑜、卜万苍、金焰、郑千里、王人美、黎莉莉、白丽珠、赵丹、周璇、阮玲玉,等等。近观名人,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“风头正健”。不久,聂耳又认识了田汉、夏衍、阳翰笙。一种全新的生活在聂耳的眼前展开。

其时,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。一套演员班底,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,一会儿又聚集在水银灯下。这样做,有受人力物力制约的因素。虽是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,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,因为人手少,演职员

他对弹、唱、舞、表演,无所不能,在游艺会中,常常是个中心人物。他有时浑身涂墨,扮演“非洲博士”,又歌又舞,有时模仿各种方言外语的腔调,发表“聂耳博士演讲”,令观众捧腹。

郑君里

手搭在母亲坐椅的扶手上,一副小儿恃宠的模样。左边拘谨地站立的是二哥和三哥。





影片《体育皇后》里扮演的医生，颇具当今“海归派”风范。



聂耳在歌德的话剧《克拉维哥》中扮演的玛丽亚，淑女帽，配上格呢大衣和高筒靴，侧面看起来颇为清秀、苗条。

需要一专多能。比如王人美在电影《风云儿女》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,还要唱主题歌。拉小提琴的聂耳,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商贩,或者涂一身黑墨,扮成黑人矿工。若某人的艺术修养不高,单单凭着一张漂亮脸蛋,想在前台光光彩彩地出名,绝非易事。当年的一些电影之所以至今仍魅力不减,除了首创的魄力,主要得益于演员不凡的表演功力。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,一大批璀璨耀眼的演艺明星冉冉升起。

星光照耀之下,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,为自己垫高了要求：要努力啊,要做大事,要



一九三四年，上海首次演出歌剧《扬子江暴风雨》，聂耳担任导演并在剧中扮演码头工人老王。

聂耳像一个天真的孩子。他欢喜花，欢喜书，欢喜孩子，欢喜运动，欢喜用种种方法来逗朋友们开心。总之，他热爱生活，热爱生活中的一切健康、美好的事物。在他当时处身的那个社会，天真老实是注定了要吃亏的。他上过当，失过恋，不止一次受过他认为“朋友”的人们的奚落和欺侮，但是，我从来没有在他脸上看到过苦闷和忧愁。他可以说是革命乐观主义的化身。他到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立刻就会发出欢笑、活跃和一种蓬勃的青春气息。

夏　衍

成名，趁早啊！

活泼，天真，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，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。做游戏，输了，孩子们起哄，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。大家不满足，“耳朵先生，再来一个嘛！”聂耳又“秀”了一下。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。为田汉编剧的歌剧《扬子江暴风雨》担任作曲和导演时，聂耳还亲自上场担纲主演“老王”，卖力逼真的表演让一旁的资深演员直竖指称好。

有一个时期，苏联影片《生路》中的流浪汉摩斯塔法成了聂耳模仿的对象。路上碰见人，也不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